

哈爾濱文史資料

第一輯

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记吴丽实烈士	吴以京 (1)
赵一曼在哈尔滨地区的革命活动	温野 (17)
记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	赵冰毅 关子仲 (46)
一九一九年风暴	孔繁兴口述 张福山执笔 (73)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刘方泽 (81)
萧红在哈尔滨	铁峰 (89)
我所知道的武百祥	吴雪尘 (95)
哈尔滨成记针厂的创业和发展	任廷玺 (108)
伯力交涉始末 附诗八首	蔡运升遗稿 (126)
鲁苏豫皖边区补训总处在鲁南、官桥滕县被歼的前前后后	李寓春口述 佟振宇执笔 (138)

记 吴 丽 实 烈 士

吴以京

“四月五日”这个悲壮的日子，也正象五十年前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文中所说：“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人民是永远不会忘却纪念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五十一年前的四月五日是我敬爱的父亲吴丽实(化名张金德)和二十一个同志，在济南纬八路敌人的刑场壮烈牺牲的日子，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但是，烈士用自己鲜血灌浇的革命事业如今正在开花、结果，烈士用革命精神谱写的光荣历史将光照千秋。

吴丽实同志原名吴苓生，一九二三年二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秘密工作时期，曾用过吴丽实、力石、立时、榛、赵云容、芦一之、张金德等化名。吴丽实同志是革命的先驱、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是我们党在东北地区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北满地委书记、东北三省特派员、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以后又调任山东省委书记，直至壮烈牺牲。吴丽实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为人无私无畏，刚正质朴。他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对工作深谋远虑，不畏艰险。他遇艰险从容不迫，坚韧不拔……。正由于他有这些美德，吴丽实和党和人民始终心连着心。他想群众所想，他急革命所

急，正如一个老同志回忆时评论他说：“群众见之，说他是群众之一，但他是群众中的革命先觉、先驱者；知识分子见之，说他是知识分子之一，但他是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先锋。”他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为山东地区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吴丽实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正是，碧血洒大地，丹心照千秋。

吴丽实同志少年时就投身革命。一八九九年他出生在沭阳县颜集镇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十二岁，在沭阳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生性聪颖，刻苦好学。据当时他的老师吴铁秋先生讲，平时他不爱讲话，只是埋头读书，学习成绩优秀，一直在前三名里。以后他考入镇江中学读书，当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我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正在兴起。他在这种影响下，认真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在学生中宣传自由、平等、民主，带头反对学校的封建教育。在反对学校的封建教育制度的学潮中，由于丽实同志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深受师友拥护，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反动当局为了镇压学潮，他和几个同学被校方开除学籍，同情他们的老师也受到株连，被校方解聘。吴丽实同志为了寻求真理，他离开镇江，来到北京，先考入北京汇文中学（后来改为汇文大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吴丽实同志在汇文中学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民主、科学，在“五四”运动中，他终于找到了救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真理，学习马列主义，吴丽实同志转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参加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暑假，由李大钊同志代表党组织，介绍他去苏联求学。吴丽实同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不仅自己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向亲友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利用写家信的机会，热情地向家乡父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况，宣传共产主义的道理。一九二四年秋（八、九月）吴丽实同志从苏联回国，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国内的革命斗争。首先到家乡附近的连云港，在海州中学召开了会议，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列主义。

我父亲的革命思想对封建家庭的影响也很大。一次他从镇江中学放假回家，听说：“妹妹的婆家在儿子病危时，要娶她去‘冲灾’”。我祖父已经同意把女儿送去。他找祖父据理力争，他说：“封建包办婚姻是不对的，你把好好的女儿，嫁给将要病死的人，这是把女儿推向火坑，我不能眼看着妹妹被封建礼教给毁了！”在父亲尽力劝阻下，祖父让了步，和女儿婆家商量，推迟了婚期。但是，后来丽实同志离家去北京读书，妹妹还是被迫与那个体弱多病男人结了婚，婚后不久妹夫死了，留下一个小孩。祖父又按封建道德，准备让其婆家留下女儿守节过日子。我的父亲在北京知道后就写信给祖父，指责封建礼教害死人，祖父包办婚姻已铸成大错，不能再错上加错。终于说服了祖父。打破了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的思想，把女儿接回家中，送到淮阴师范学校读书。

“五四”运动后，我的父亲在北京从事平民教育时，我的母亲也在北京上平民夜校，她叫叶铭玉，是认字不多的农村妇女，在父亲的启发下，她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在父亲搞地下工作时，她做些掩护工作，一九二三年暑假后，因父亲去苏联留学，母亲才把

我带到沐阳颜集镇祖父家抚养。

祖父原来是一心搞发财致富的，他在镇上开了个杂货店，赚了好多钱，年年买田置产，拥有几百亩土地，热衷于封建剥削。吴丽实同志在北京读书时，就经常寄些新的书报给祖父看，指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合理的制度必须改变，做地主、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在苏联读书期间，他写信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里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不得食，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些使祖父认识到：个人发家致富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他说：“儿孙胜似我，要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后来，他转变了，他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从事的革命事业上，每年他都要拿出几百个银元支援革命事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处抓共产党。我的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通缉。我的祖父知道后，为了父亲在外搞革命工作的安全，他连夜把全家搬跑了，脱离了他多年经营的商店和土地，把家搬到两百里外的清江浦（即清江市）去，住在水溜街五号。他把积蓄用于培养人材，督促子孙读书。平时，对我父亲在外工作的地址和来往书信都注意保密。

一九二四年冬（十月份）党中央派吴丽实同志到东北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东北的反动势力猖狂，环境非常险恶，由于白色恐怖，党、团组织曾遭到破坏。吴丽实同志一到东北，就抓紧整顿了党、团组织，他在给党中央任弼时同志的信中说：“本月十四日抵哈，从事各校事务整顿，此地学校无形消灭，只有兼 P 校学生尚在，现有五人组织小组，组长由 P 干事会决定高新吾担任，已函一校加委，我经奉天（沈阳）时将该处 Y 组织

成，共五人。请按期多多供给宣传品。”吴丽实同志在哈尔滨又和其它同志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首先决定在中东铁路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在那里建立党、团组织，到那里的工人群众中去扎根。吴丽实同志以小工的身份为掩护，考入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的地包机务段工厂当工人，他克服自己体力弱的困难，和工人一起扛铜瓦、抬钢件，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他在平凡的劳动中，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找工人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领导和组织工人群众向厂方交涉工帐，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取得了一些胜利，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爱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给青年工人讲授俄语的机会，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宣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三十六棚总厂和机务段等处，成立了革命团体“青年协进会”。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的火车司机张有仁同志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东铁路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在中东路沿线的绥芬河、下城子、穆棱、石头河子、阿什河、安达、昂昂溪、扎兰屯等几个车站，建立了党支部。

一九二五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哈尔滨特支，吴丽实同志任书记，一九二六年初，吴丽实同志又和穆景周、纪锦章、王栖真、韩铁声同志等一起，创办哈尔滨日报，大家分析了当时东北的情况，确定了办报的方针、任务：反帝、反封建军阀，团结一切爱国反帝的人士。当时，东北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很猖獗，勾结和操纵东北军阀张作霖。吴丽实同志在反帝、反封建军

阀中，明确了打击的重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他说：“办报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们必须排除万难，付诸实施。”吴丽实同志为办好党报，夜以继日的进行工作，他常到报社和大家一起编稿、写论文。他写过“反帝爱国”的论文和“批判胡适”等论文，团结了群众。当时哈尔滨日报，不仅在哈市传播，而且，在中东路沿线的城乡传播，当时，中东铁路党支部的同志就担任了党报的义务传递员、宣传员。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城、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共产党员发展到八、九十人。

一九二六年春，由于党组织的发展，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中共北满地委，吴丽实同志任地委书记，同年，党中央又任命吴丽实同志为“东北三省特派员”，北满地委在党的领导下，又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北满工人”，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中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展了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革命组织，并派人到反动军警中和红胡子（土匪）中进行争取、瓦解工作。一九二七年春节时，吴丽实同志亲自起草了宣传材料，印在贺年片上，前面印“恭贺新喜”，背面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等内容，落款是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在旧历年三十晚上，组织了几十个同志，把大批的贺年片，悄悄地从各家的门缝中送进去，第二天满城风雨，群众自相传播，接着，在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组织张贴一次革命标语，扩大了党的影响。

吴丽实同志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党的事业上，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当时，他和两个同志一起住在马家沟中东铁路职工宿舍一个小房子里，丽实同志睡在一个折叠式的破床上，

冬天他们常吃冷饭，就是过春节，他们还是吃的黑面包就咸菜。可是吴丽实同志干起工作，革命热情却非常旺盛，他无私无畏，浑身是劲，全身是胆。东北从此有了党的影响。党的杰出的领导人，北方局的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当时对东北党的工作，及时地给以指导和支持。一次楚图南同志到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云南省的情况后，李大钊同志就说：“东北（当时叫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找吴丽实同志接头”。楚图南同志到东北工作，加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九二七年四月，吴丽实同志去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准备从上海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离哈不久，在上海听说，敌人检查北京苏联使馆，北方局遭到破坏，李大钊同志等被捕。哈尔滨日报也被反动派查封，自己和其它十几个同志被敌人通辑，党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吴丽实同志不顾自己已被敌人通辑的危险，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很快地就由上海返回哈尔滨，了解了情况，重新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了党在北满的工作，他还去监狱探望了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十月，党中央派陈为人同志到哈尔滨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同志任省委书记，吴丽实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不久，满洲省委机关由哈尔滨迁往奉天（沈阳）。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满洲省委在沈阳太东边门外，工人牛嗣玉同志家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由于会前缺乏周密的布置，被敌人发觉。陈为人、吴丽实、王鹤寿同志等十三人被捕，当军警闯进房间时，党的六大会议文件还在吴丽实同志手中，他趁敌人不防，把文件塞进马桶（便桶）

里，保护了党的文件。敌人进行搜身时，从吴丽实身上只搜出一个赵云容手戳。吴丽实同志为了不暴露党的机密，保护党的组织，就将计就计地当众说：自己的名字叫赵云容。敌人审讯时说：赵云容象个女人的名子。吴丽实嘲弄敌人说：“三国时有个人叫赵云，我的名字叫赵云容，就是因为我的容貌长得象赵云。”

由于吴丽实同志临危不惧，设法转移了党的文件，又和其它被捕同志串通了口供，虽然敌人动用了残酷的刑讯，但这些同志都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因此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只得把吴丽实等十三个同志当作嫌疑犯关押。在狱中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吴丽实同志在狱中被敌人折磨得骨瘦如柴，可是他还以高度的阶级友爱的精神，尽力地照顾受难的同志。敌人由于弄不到证据，又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得被迫宣告陈为人、吴丽实、王鹤寿等十三个被捕的同志无罪，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全部释放。

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出狱后，大约八月份就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了情况。在九月前后，我的祖父从上海来的一个亲戚那里听说：他看到我的父亲在上海，祖父就从清江马上赶到上海去看望他。当时，我的父亲由于在奉天监狱受了酷刑的折磨，已是满身创伤，骨瘦如柴，祖父看了非常心痛，就征得组织上同意，要父亲和他一起回家过些时候，补养身体。可是，父亲对祖父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休息。后来，组织上再三说服，父亲才和祖父一起回到清江市家中少住些时。父亲多年在外工作，已好久没有回过家。这次父亲回家休养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刚从学校回家，母亲迎着我悄悄地说：“你爸爸回

来了，快去见他。”并嘱咐我不要再和任何人讲。母亲把我带到父亲面前，父亲那年刚刚三十岁，饱经风霜的长方脸，显得和蔼、坚毅，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慈祥地看看我，把我抱了起来，问我上小学几年级？学习好不好？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文化。全家人也欢聚一堂，围着父亲问长问短，关心父亲的健康情况。父亲总是乐观地说：“没什么，歇几天就好了。”实际上父亲在家期间，并没有休息，他每天常常关着房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书报，准备再战。有时和家人谈谈心，谈谈苏联的幸福生活，谈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谈谈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有时给母亲、姑母讲些革命故事，希望他们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父亲很关心姑母的前途，常常抽些时间帮助姑母学文化。祖父母和母亲除照料日常生活，尽早使父亲恢复健康外，还时时提醒家中人要保密，保护父亲的人身安全，每天都有人在大门口放哨。一次，有个姓罗的叛徒就闯进大门，遇到我母亲，他说：想看望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对他说：“已经多少年没回来了。”把这个叛徒挡了回去。后来，这个叛徒在路上碰见我，又问我：“你父亲在不在家？”想从孩子嘴中掏出真话，我按照母亲的嘱咐，说声“不在”，就走掉了。父亲在家期间，有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一天晚上，天已黑了，父亲穿上一件旧的灰白色的长衫和表叔叶季隆（即叶蠖生同志，现在中联部）带着我出去，到个地方看电影。电影内容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虽然是无声电影，却对我有很大教育。回家后，我还头头是道地讲给母亲听。父亲笑着说：你要学会孙悟空大闹天宫那套本领才行。他说着拿起针线扣了一块小肥皂头，然后又把针线从洗脸毛巾中穿出去，一会儿使小肥皂头露出毛巾，父亲说：你抓抓看，如抓到肥

皂头，就学会孙悟空一个本领了。我用手一抓，他把线一提，肥皂头就缩到毛巾里去了，不抓，它又下来了。我抓来抓去总是抓不到。父亲笑着说：“我教你，你把毛巾掀掉，到老窝中抓，不就抓住了吗！这才叫大闹天宫呢！”逗得我和母亲大笑。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次父亲和表叔叶蠖生同志见面的情况，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中联部，拜访表叔叶蠖生同志，叶蠖生同志讲：你父亲党性很强，不讲情面，那次我到清江，去你们家找他，是想要他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和他虽是亲戚，他都不说他是共产党，可我心中有数，从他言行中我知道他是党员，但是他不讲，我也没有办法。他真能保密，当时我有意见，现在知道他这样做是对的。

父亲这次在家中只住了二十几天，就回到上海党中央去了，这次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父亲的革命精神，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每当我想起父亲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就好象近在眼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到上海去，不久，党中央就派他到山东省省委工作。当时山东省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已多次遭到破坏。继邓恩铭、刘谦初等五十多位同志被捕以后，山东省临时省委又遭到破坏，敌人气焰嚣张，环境十分险恶。面对这种情况，吴丽实同志无私、无畏。他心中只有革命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他毅然接受了党的委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化名芦一之到达山东，他与前临委部分负责人取得联系后，重新组建了山东临时省委（简称鲁临委），后又改称山东省委。吴丽实同志任书记。临时省委组成后，吴丽实同志不畏艰险，东奔西走，深入各市、县去了解情况，研究对策，恢复和发展党的组

织。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鲁临委关于组织恢复后的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讲：“一之于十二月十日到青岛，十二日与市委书记见面。本意要召集市委全委会并巡视市属（各）支部，然后赴济，无如等候五六日，终因市委各同志接不上头，所以没有开成。仅根据市委书记简单的报告及本地报纸新闻而提出对青岛工作的意见书。留给市委详细讨论，自赴济南而去。”由此可见，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艰巨性。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以旺盛的革命干劲，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他被敌人逮捕，在山东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已到过好几个市、县。最后，他又到济南，根据各地了解的情况，和省委其它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山东省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策略。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全省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确有很多类似满洲，它是山东的实际统治者，它极力要使山东变成满洲第二。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又指出：日本对山东的侵略，也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帝国主义军舰驰赴青岛监视日本，进行干预，以防其独占山东，就是个例子。同时还指出：各帝国主义在镇压中国工农革命方面却是一致的，而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和军阀是帝国主义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工具。山东省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正在觉醒，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意义。所以，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从领导日常经济斗争，逐渐提高（群众）积极性，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道路。省委并作出领导山东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在农民运动决议中提出：“一切经济要求要与十大纲领、两大任务相互联

系起来，农民斗争的纲领是：（1）领导农民反帝运动，尤其是领导胶东农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反对军阀战争，反抗一切苛捐杂税；（3）反对国民党上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和操纵农民政权；（4）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工农联合万岁”等十条纲领。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吴丽实同志勤奋不懈，争分夺秒地在工作，再一次吹响了革命的号角。正在这斗争的紧要关头，叛徒又跳出来破坏组织、破坏革命。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吴丽实同志是早有警惕的。他发现省委机关住地不安全时，为了保证机关工作安全，就想另找个合适的地方迁移。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上午，芦一之（即丽实）同志和团省委一个工作人员叫李志英的外出看房子，路经工整会门前，叛徒王明智跳出来，用手枪指住，他带便衣特务逮捕了芦一之和李志英。叛徒王明智是李志英的同乡，他认识李志英，但他并不认识芦一之。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被捕后即化名张金德。可是那个李志英即向敌人供出了住地，（重要的机关人员姓名虽然供的不正确）叛徒王明智又带人去抓捕。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狱中，敌人对吴丽实同志施用了各种酷刑，吴丽实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坚不吐实，没有暴露党内任何机密，直到他英勇壮烈牺牲，敌人连他的真实姓名、籍贯和党内职务都不知道。敌人在公布的所谓“罪状”中，由于理屈词穷，就编造了什么“加入红匪，居心残忍，杀人放火，罪大恶极”等莫须有的罪名，来掩盖他们镇压革命者的滔天罪行。

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在山东济南监狱坐牢期间，敌人的镣铐锁住了他的身，但是，敌人却锁不住他的心，他同党和人民心连着心。我的祖父曾专程去济南监狱看望他，祖父回家说：每次到

监狱看望他时，他非常关心人民利益，关心革命事业。每次总是暗示祖父要多买些新报纸包食物送给他，他从这些报纸中看到了人民的斗争，看到了敌人的虚弱，他想往着革命的伟大理想啊！他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在狱中和其它被捕的同志一起向敌人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当敌人判决吴丽实同志死刑时，他知道敌人将要杀害他，他更加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他通过关系拍电报给家属，大意是：“儿病危，母亲（指党组织）不要来看我，舅舅（指家属）来，能见一面。”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直到临牺牲时，还处处考虑到保护党的利益，保护党的同志。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五时，敌人用囚车将吴丽实等二十二个革命同志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时，他们一路上高呼革命口号，号召工农起来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他们大义凛然，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进行英勇壮烈、殊死不屈的斗争。这些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大多数是为党工作多年的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他们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的气节和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时，省委同志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不仅慷慨就义，而且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斗争……这种光荣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当时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的胡萍舟同志（现名胡允恭，在南京大学任教）讲：在吴丽实同志等被杀害后，他和市委的一些同志不顾危险，当天赶到纬八路刑场悼念先烈。从烈士的遗体上，看到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形象。惊天地、震鬼神，可歌可泣。

我的父亲吴丽实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吴丽实同志的

牺牲是山东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但是革命并没有中断，烈士生前撒下的革命种子，仍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吴丽实同志被捕后，山东省在新省委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他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更高地举起革命的大旗。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红旗报》，就刊登了吴丽实同志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英勇壮烈牺牲的消息，号召广大工农起来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特别是发表了社论，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和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敌人造谣。还以更多的篇幅，刊登我工农红军的胜利，刊登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扩大。青岛土产商人斗争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任何反动力量都阻止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我的父亲为革命牺牲，也是我们家中最大的不幸。我的母亲和祖父，接到“病危”的电报后，当天就带了家中的生活费赶到济南，到达济南时，听说：我的父亲已在前一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祖父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当时就瘫痪了，母亲在极度悲伤中带着祖父在纬八路刑场，找到我父亲的遗体。听母亲讲：我的父亲是面对敌人的枪口，战斗的最后一分钟，敌人的子弹是从他的面部右前方打进，父亲的脸部已血肉模糊不易辨认，母亲是从父亲握紧拳头的一个臂上，看到有块斑记才找到父亲遗体的。可是，残暴的敌人还不准“收尸”，说什么没有（国民党）法院的批准书，母亲和祖父急得走投无路，就看着父亲的遗体痛哭，一连看了几天几夜，不能收殓，正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有个自称是我父亲生前友好的“互济会”同志前来慰问，并转达了烈士生前遗嘱，希望抚养好后代，继承遗志，特别是他了解到家属困难后，就帮助搞了“批准”手续，买了棺木，帮助家属安